

年中篇小说新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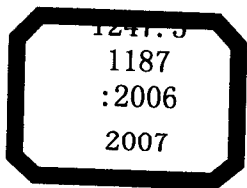
专家年选

贺绍俊/主编

十二篇名家力作，毫无愧色地代表了年度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就。对现实生活的追问，对内心情感的探寻，显示作家叙述的无限丰富性。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专家年选

贺绍俊/主编

2006 年中篇小说新选

十二篇名家力作，毫无愧色地代表了年度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就。对现实生活的追问，对内心情感的探寻，显示作家叙述的无限丰富性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6 年中篇小说新选 / 贺绍俊主编.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1

(专家年选)

ISBN 978 - 7 - 5039 - 3161 - 1

I. 2... II. 贺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7007 号

2006 年中篇小说新选 (专家年选)

主 编 贺绍俊

责任编辑 斯 日

责任校对 张 莉

封面设计 李 圣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375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数 1 - 6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161 - 1/I · 1472
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编者说明

为检阅文学领域每一年度的盛景实绩，积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丰硕成果，推荐应予关注与值得阅读的文学新作，我们自2005年起，正式启动“专家年选”丛书。本丛书出版后，深得文坛内外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好评。应读者要求，此丛书将继续编选下去。

因此，我们特别联袂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相关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“专家年选丛书”编委会，由专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出任各卷主编。

“专家年选”的编选，力求体现专家眼光、学者立场，并以严格的遴选与精心的编排，给历史记存精彩而有力的文学足迹，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经典的各类优秀作品。

“专家年选”分为短篇小说卷、中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、文学批评卷与文坛纪事卷共五种，各卷均于年终完成编选，次年1月出版。

在“专家年选”的编选过程中，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帮助，其重视文化积累和打造出版品牌的意识与追求令人敬佩。此外，一些作家与评论家或出谋划策，或举荐佳作，或慷慨授权，在这里谨致谢忱。

编委会

2006年12月20日

目 录

水往高处流	罗伟章 (1)
存枪者	津子围 (48)
心爱的树	蒋 韵 (77)
放声歌唱	刘继明 (117)
尖叫	王祥夫 (166)
云端	马晓丽 (209)
命案高悬	胡学文 (273)
锈锄头	乔 叶 (326)
落果	温亚军 (355)
编后记	贺绍俊 (387)

水往高处流

罗伟章

天没亮明白，孙永安就担着水桶出了门。淡蓝色的晨雾把镇子藏起来了。镇子名叫普光，多年以前曾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寺庙，那时候叫普光寺，木鱼声和唱经声浸浸润润地绵延了数百载，到上世纪初叶，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火将庙宇焚为灰烬，自此僧人远去，香火断绝。当黑灰之中拱出蒙蒙茸茸的春草，这片土地再次还俗，成为清溪河中游的物资集散地。因环山照水，镇子上空常常起雾，有时候，天刚傍晚雾气就飘飘绕绕的，要到次日午后才散。路灯昏黄，照不见房屋，也照不见脚底，孙永安凭感觉穿过几条短促的巷道，走过操场，下一段洋槐夹道的土坡，再跨一条马路，就上了老街。老街是石板街，他穿着布鞋的脚步声很瓷实，也很孤独。两百米开外，有二十余步石级连向清溪河，孙永安这是去河里挑水。多数人家还没起床，门关得死死的，门槛上已经贴了一个季度的春联，被小孩和风撕扯得七零八碎。

孙永安来回挑了三担水，光光的头皮上冒出鱼籽样的汗珠，石板街才显出它本真的青色，他也才看清自己洒下的弯弯曲曲的水路子。街上的人多了起来，有的摆货架，有的收拾茶桌，有的撑出老旧的遮阳窗——这些事都是男人在做，女人大多坐在门边茶凳上梳头发。整条清溪河流域，女人的头发都长得那么好，又密又秀，她们把头微微地偏着，木梳自上而下，黑沉沉的波浪也自上而下，像有两条鱼在里面追逐。这么好的头发都是清溪河的水养的，清溪河就像它的名字，干净得能舀起来就喝。孙永安把水担回去，就是做

饭用的。不管多忙，只要看见孙老师，街上的人都要打声招呼。孙老师二十二岁到镇上七间中学（这学校初建时只有七间房，因而得名）教书，而今教了快三十年了。见他斜着腰吱吱嘎嘎地摇过来，街坊说孙老师早啊。孙永安说不早了，都快上早自习课了，我的缸还没满呢。听了孙永安的话，都不好意思地笑：跟你一比，我们都是懒虫了，要是没有孙老师从街上过，这条街怕都不晓得醒了。话虽如此，心里却并不当回事，自来水管跟血管一样密，这镇子老街新街数遍了，谁还像孙永安那样挑水喝呢？前些年，他女儿得病，儿子读书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挑水喝还情有可原，现在女儿早就没了，入土为安了，儿子也能挣钱了，你何必还把自己弄得这么苦呢！

孙永安往天可能觉得苦，今天一点也不觉得。他今天的心情好极了。他把水挑回去不光是自己用的，还给学生做饭。这是儿子为他出的主意。儿子叫孙平，前年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也当了教师，只不过他在市里教书。上周六，也就是前天，他回家来了。昨天早上，照例天还没亮明白，孙平还在睡大觉，孙永安就摸摸索索地起了床，准备出门挑水。扁担的铁钩碰击桶沿的声音使妻子王贞秀惊醒过来，她说老孙，让平儿去吧，养他这么大，他还从来没给我们挑担水喝呢，平儿！平儿！孙平被母亲叫醒了，很不乐意，为啥不等到天亮呢？他咕哝道。清早的水最干净，母亲说，天亮了就有人洗衣服了。孙平还赖着不起来。他没干过这样的活，他在家什么活也没干过，以前他就受着父亲的娇惯，还有姐姐的呵护，姐姐十五岁死去后，父亲更是把他疼到心里去了。孙永安对妻子说，大呼小叫的做啥呢，让他睡吧，他难得回来一趟，就吱吱扭扭地出了门。他还没走过操场，儿子就追出来了。是母亲把他打起来的，王贞秀不像孙永安那样溺爱孩子。孙平带着怒气夺过父亲肩上的扁担，很快就挑回来两担水，够了吧？他将桶往地上一掼，直杠杠地这么问了一句，就开始数落，有你们这样过日子的吗？五角钱一吨水，一个月能用多少？只有蠢人才拼了老命节约而不知道开源！孙永安委屈地说，你爸是教书匠，能开什么源？儿子说，你为啥就不想到开个家庭饮食店？学校这么多张嘴，食堂反正都是承包给私人的，没人说学生非得到

学校食堂吃饭，妈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，要是开个家庭饮食店，不是捆绑着赚钱？我们学校周边到处都是家庭饮食店，要是我不怕麻烦，早就开起来了！

说完这几句，孙平连早饭也不吃就要走。他在家总是待不住的，三五月回来一次，睡一晚上就走。市区离普光镇百十里地，不吃早饭咋行？孙永安拿了两根昨夜煮的苞谷棒子追出去，可是儿子坚决不要，儿子说车站不是有卖早点的吗，我买几个小笼包子就行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花起自己的钱来就像花别人的一样。可对孙永安来说，钱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宿命。他老家在山上，大巴山区有名的老君山，从十四岁起，他就利用假期沿川东北到陕南一线当“背二哥”，去的时候背红薯，回来的时候背盐巴，其间翻越了大巴山，还要翻越上七十里、中七十里、下七十里的米仓山道，汗水砸在石子路上，把石子路也烫得冒烟。背二哥又叫背力工，凭的就是一身傻力气，把藏在骨缝里的力气都抠出来，还走不完要走的路。支上打杵歇气的时候，背二哥往往扯开嗓子乱嚎：“背二哥呢我的人哪，你寒冬腊月哟只穿一层哪。我心想给你脱一件，可脱了这件呢，妹儿我就是光身身儿哪。”这些拿女人舒解劳累和孤独的野腔野调孙永安是不能唱的，他还是个孩子。累得不行他就叫：妈！妈！短促的叫声钢钎一样扎入林莽和石崖。他当了三个假期的背二哥，川陕公路就通了，想挣那点辛苦钱也挣不成了，于是他只能在老君山上刚野棕，割桦树皮，哪怕卖上一角两角，也紧紧地攥在手里，回家时一路拿出来偷偷看。后来，他当了老师，正说生活有了起色，女儿又得了红斑狼疮。女儿五岁发病，到她十五岁死，整整十年，孙永安为钱的事着了多少难，叹了多少气，简直不堪回首——他甚至都卑微到想在地上捡到钱！那些日子，他出门走路的时候，眼睛总是不留空儿地往地上瞅，稍稍有点像钱的东西，就赶紧看它究竟是不是钱。他吃的蔬菜，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去集市上捡别人扔下的黄叶子。孙永安也想捡，可他是教师，不能这么做。他要脸。

儿子的话点醒了他。这学校都是小食堂，挨挨挤挤的十几家，正如儿子所说，都是承包出去的。承包者是把家安在学校的教职工。

几年前，镇上发展新街，鼓励大家去买房，学校的绝大部分教职工都去买了，都在新街上开起茶铺或者饮食店了。每逢赶场日子，四面山上的村民，背筐提篮吆猪赶羊地会聚到乡场，办完正事，就进茶铺打牌，听老瞎子说命相。回家之前，再去饮食店吃碗面条，甚至切几两烧腊，喝几两老白干；如此，钱就像水一样往那些教职工口袋里灌。把家留在学校的不多，留在学校的都是在新街买不起房的人，可那十几家，自从承包了食堂，都一个比一个富起来了，跟人说话，呼出的气也是油腻腻的，提到曾经让他们头痛的钱，也不再小心翼翼脸红筋粗了。算起来，只有他孙永安没什么改变。孙永安不是不想改变，他这一辈子都在想。看着别人赚钱，他眼红得不得了！可他就是没找到改变的方法。最要命的是，再不改就来不及了，镇上已经计划把老街全部拆掉，一律变成新街，到那时，普光镇就不是以前的普光镇了。和老镇一起埋葬的，是孙永安几十年的生活，这几十年来使他受够了煎熬，但经受煎熬的也不止他一家——大家都穷的时候，再难凑和着也还能过，一旦变成新街，就不允许你穷了，到那时，手上没有钱，日子就没法过！

儿子毕竟去大城市念过书，而今又在市里，见的世面多，他一句话就把孙永安点明白了。

开家庭饮食店孙永安有先天条件。他住的是平房。这平房孤零零的，在学校主体建筑的背后，紧靠一堵高大的山墙，以前修起来是堆放杂物用，后来，杂物搬到了总务处，这间面积不小的房屋就空起来了。学校本来准备把它拆掉的，孙永安却不愿住进刚修起来的楼房，向校长申请去住那间平房。校长想了想，反正平房在学校背后，既无损于观瞻也不妨碍事务，就同意下来。孙永安不愿住楼房首先就是不想跟大家挤在一起，挤在一起就要比，比吃，比穿，比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，而这些都是孙永安的心病。再就是他怕交那每月十几元的租金，那时还没搞房改，住楼房要交租金，而住平房的不交。虽然平房里又阴暗又潮湿，上厕所还要跑几十米远，可完全送给你住，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有一次，王贞秀拉肚子，一夜跑了五六趟，免不了埋怨几句。孙永安就说，楼房里倒是家家有

厕所，交那十几元钱，不就是只方便拉屎拉尿吗？王贞秀一听，心想为方便拉屎拉尿交十几元钱，实在不合算，也就不再说啥了。搞房改之后，任何人想住房，都必须拿钱买，学校的房子虽然比新街上便宜得多，可好坏也要三五万，孙永安的钱都是掰开用的，不要说三五万，就是三千他也只能喊天。他还是住在平房里。

现在看来，自己在平房里熬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某一天方便开家庭饮食店的么？

学校高中部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，孙永安教高一两个班的语文，还当二班的班主任。他庆幸自己当了二班的班主任，因为一班的学生都是镇上人，不可能跟他们做生意，二班的学生多半来自农村，少数来自矿上。清溪河对岸几十公里外有好几家煤矿，都是小型矿，连子弟学校也没有，孩子读书，只能去沿河各处找学校。

孙永安先去了一班。学生在哇啦哇啦地读书。他很快转出来，去了二班。

在七间中学的所有班级当中，高一（2）班是学校的楷模。孙永安管理学生有一套特殊方法，其特殊之处就是不要方法。回到家里，他愁眉不展，在学生面前却总是乐呵呵的。他班上的学生都叫他孙大爷，虽然五十岁的年龄被称做大爷牵强了些，但他脸上布满了深长的皱纹，眼袋又很醒目，再加上秃顶，看上去真有一把年纪了。不过学生这样喊他完全是因为他人好，是尊敬他。他自己过得那么拮据，遇上吃饭时间空着手东游西逛明显是没钱花的学生，只要妻子不在场，他都尽可能从裤兜里翻出一块两块钱给学生，虽然每次给了钱都后悔，但下次遇到，还是忍不住要给。学生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，开班会的时候，他在上面讲话，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站起来，大声叫嚷：孙大爷，你讲得不好，让我来讲！孙永安嘿嘿笑着说，好嘛，你来讲嘛。学生果然就跑到讲台上去了。学生在路上碰到他，要是手里正拿着包子或炸油饼之类的食品，哪怕已经咬下一半，也会把剩下的一半递过去，请孙大爷尝尝，还要亲手喂到孙大爷口里去。孙永安抽旱烟，有次他把万千红等几个违纪学生找到办公室去，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了，将竹烟筒使劲往桌上一磕，就磕

破了，几个学生出来后，由万千红牵头，立即凑钱去街上给他买了一个烟杆；这个烟杆有铁嘴铁头，表皮还镀了铜，泛着亮闪闪的黄光。

二班的学生跟一班一样多，但读书的声音比一班大多了。只有万千红没在读书，万千红举着一面小圆镜，拿着唇膏往嘴唇上涂抹。孙永安背着手从她身边过，她很不情愿地把东西收起来了。万千红是从云山煤矿来的，班上从云山来的只有她一个，人长得漂亮，又聪明，可就是仗着家里有钱，不把校规校纪当一回事，学校分明不准学生化妆，她偏偏又打眼影又搽口红还涂指甲油，把头发也烫成栗色。孙永安教育过她无数次，她就是不改，说什么也不改。不过她也就只有这点毛病，要说成绩，她可以排到班上前十名，因此孙永安一点也不烦她，孙永安甚至觉得她很可爱。不知怎么，他总觉得万千红像他死去的女儿。其实万千红跟他女儿长得一点也不像，万千红的眼睛很细长，笑起来弯弯的，女儿的眼睛跟她母亲一样，圆溜溜的，像猫。可能是性格有些相像吧，都是又贪玩又调皮。

要是以往，看见万千红上早自习课还在涂脂抹粉，孙永安会批评她。在他班上，别的学生家长都次数不等地找他了解过孩子的情况，只有万千红，父亲没来过，母亲也没来过。孙永安曾经问过她家庭状况，万千红说，孙大爷，我是你学生，我父母又不是你学生，你那么关心他们干啥？孙永安也没啥好说的，他知道现在有些家长，宁愿把空余时间用来打牌，也不愿过问一下孩子。由此，孙永安对万千红的关心也比对别的学生更多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充当了万千红家长的角色。万千红在他面前也特别乖巧，许多时候，比其他学生更听他的话，除了涂脂抹粉这一条。

今天孙永安也想批评她，结果却什么也没说。他说不出口，好像觉得自己欠了学生什么东西一样。

他在教室转了一圈，就去了办公室，翻开课本，想把上午要讲的内容再好好准备一下，但他静不下心，他还有事情要对学生说。于是他又站起来，在走廊上犹豫片刻，进了一班。一班没有人向他提问，他又去了二班。二班还是没有人提问，他希望有人提问，把

他留在教室里，只要留在教室，他就能抽空把要说的话说出来。他走到班长兼学习委员的李杏身边，问上周布置的课后作业都收齐了没有？他只是随便问问，因为平时周末作业，都是在周一上了早自习课，而且吃过早饭之后才交。可李杏是个文静而又自尊的学生，老师问她，她就以为是在责备她，脸红得像要渗出血来，小声道，还没呢。没关系，孙永安说。要我现在就收吗？不要，吃过早饭再说吧。李杏听话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又开始读书了。她读书语速很慢，前一个字刻到大脑里了，后一个字才会被她吐出来。她家在万山围困的马伏沟，比老君山还偏、还穷。穷人家的孩子，从小就担负着家庭的希望，老师不用费心，她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从初中到现在，大大小小的考试那么多，李杏的成绩总是第一。

孙永安又回到办公室。他很焦灼，眼看四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而他要说的话还没说出口！再不说就完了，他出家门的时候，妻子已经理了好大一筐瓢儿菜，还在理。不仅买了那么多菜，还做了两大罐炸酱，要是学生不去吃饭，菜不都沤烂了吗，炸酱不都浪费了吗？他们自己是很少吃炸酱的，那是奢侈品。可他就是缺乏勇气，这是咋回事呢？昨天，包括今天清早挑水的时候，他都理直气壮地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到节骨眼上怎么就断了那口气呢？他看了看表，还差五分钟就下课了，楼道里响起了躲躲闪闪的脚步声。那是其他班级的学生见辅导老师走了，就提前下了自习课。他班上的学生不会这样，但只要下课铃一响，他们就会像箭一样跑出去。

再也不能犹豫了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学生去别处是吃饭，去我家里同样是吃饭，反正都是要花钱的。这么一想，孙永安站起来向二班走去。刚迈进教室，他就说，同学们，我家里也卖饭，你们愿意去我家里吃饭的，今天早上就可以去。

可是同学们在读书，包括万千红也在认真读书。几乎没一个人听清他的话。他说得太快了。待同学们安静下来等他重说的时侯，他就像初上讲台的实习教师，心慌意乱。万千红喊道，孙大爷，你成哑巴啦？孙永安讪讪的，但还是强打精神，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。

孙永安家的早饭卖的是面条。他拖拖拉拉地回去时，有学生已蹲在门前的土坝上吃开了。每当看学生吃饭，孙永安总禁不住涌起一种莫名的痛感。大部分学生家里都不宽裕，饭买得少，菜也很差，初中的孩子，身体像有根绳子往上扯，白天黑夜地蹿个头，而供给他们的养料却跟不上。刚出锅的挂面烫得不行，许多男生将碗放在地上，屁股撅到天上吃，女生则在碗底垫一块手绢。看见孙永安，都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，可是孙永安却一个劲儿地盯他们的碗。他不知道妻子给的分量是否充足。

王贞秀听到声音，大声武气地叫，老孙！老孙！孙永安跨进屋，屋里乱糟糟的，是一片手的森林。王贞秀被包围在中间，面前的四方桌上，放着一罐炸酱，一个可用来洗澡的大铁盆里，加了瓢儿菜的面条像缺水的黄蜡，横七竖八地缠绕着。王贞秀左手拿漏瓢，右手握长筷，把收来的钱塞进围裙的兜里，接着往交了钱的学生碗里挑面，之后再用调羹加一点炸酱。学生挤得厉害，王贞秀还要用肩膀左遮右挡，同时嘴巴说个不停：慢慢来嘛，慢慢来嘛。接着又叫，老孙！老孙！孙永安应了，却没立即到妻子身边帮忙，而是进里屋拿出一个和面用的紫色塑料盆，将那罐放在碗橱上用薄膜封起来的炸酱倒了进去，又挤过人群，把打开的那罐也倒了进去，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上，对学生说，炸酱你们自己加就是。言毕回到妻子身边帮忙。王贞秀紧张地瞪着眼，想制止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学生一窝蜂地扑向塑料盆，用汤瓢往碗里舀炸酱。王贞秀看着那边嘀咕，就那点东西，前面的舀光了，后面的就没有了。孙永安轻声说，舀不完的，还有那么多呢。但王贞秀气呼呼的，没理他，两只手飞快地运动着。孙永安总觉得妻子给学生挑面挑得太少了，三两面，汤汤水水才装大半碗。其实王贞秀挑得不少了，她虽然没卖过面，也从没到街上饮食店吃过面，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卖面的。在普光镇，有一种出了名的品牌：三口面。意思是你买二两也好，三两也好，都只需三口就解决问题——面一口，汤一口，虽然好吃但太贵喽。比较起来，王贞秀已经大方得不能再大方了。

果如王贞秀所料，还有七八个学生碗是空的，炸酱就舀完了。

这七八个学生都是关渡煤矿来的，他们站成一圈，懒心无肠的不愿意向铁盆靠近，孙永安叫他们快点儿，其中一个男生说，孙大爷，我们不喜欢吃面。孙永安说，不喜欢吃就去学校食堂嘛。那男生说，看到你的面没卖完，我们又不忍心走。孙永安很感动，可他不由分说把几个人推出了门。

学生离去后，王贞秀把装炸酱的那个空盆使劲往桌上一摔，这就是你做的好事！孙永安咧了咧嘴，他也很心痛。他当时把炸酱倒进盆里让学生自己舀，一方面是想加快速度，更重要的是他嫌妻子给学生舀得太少了。他也没想到这么咸的酱被学生当饭吃似的就舀完了。那可是用瘦肉丁做的，都是上好的瘦肉。昨天他跟王贞秀做炸酱的时候，王贞秀说，多做点儿，要用就用几天。谁知一顿就完了。他有些怨恨那些舀得太多的学生，他亲眼看到一个叫马涛的男生舀了三瓢，不是万千红制止，他还不会松手的。万千红自己只轻轻勾了一点点，比王贞秀勾得还少。她能这样做，孙永安很吃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炸酱是一点不剩了，孙永安想给妻子解释几句，可怎么解释也是理亏，就干脆不说话。王贞秀却需要他的解释，自从丈夫把炸酱倒进盆里，她就一刻也没安心过。这普光镇远远近近的人家，凡是在店里吃过面的，谁不知道炸酱的珍贵？普光镇把炸酱不叫炸酱，叫溜子，为啥叫溜子？王贞秀说，你以为是猪吃的溜水？溜子不就是勺子吗？不就是让你用调羹舀的吗？你倒好，用汤瓢，还让他们自己舀！

听了妻子的话，孙永安更是哑口无言，先把饭吃了，他息事宁人地说。王贞秀没心思吃饭，她把裙兜里的钞票抓出来，放在桌面上数。孙永安也把自己收的部分加进去，跟妻子一道数。班上的学生是否有钱，从票面也能看个清清楚楚，那些有钱的人，哪怕一块两块，也都是新崭崭的，没钱的人，总是把钱揉得皱皱巴巴的，好些钞票拦腰断开，四角儿也卷来卷去。这不是没钱人不爱惜钱，是他们太爱惜钱了，恨不得一天摸出来看它十遍八遍。孙永安和王贞秀自己就是这样的，王贞秀去街上买菜，总习惯把钱用手帕裹住，裹了一层又一层，走不了几步，就把手帕展开查看，由于看得太频

繁，途中丢钱的事发生了好几次，有一次竟然丢了六块，为此她伤心了很长时间，见到熟人就述说一番，说得别人都烦了。

这天早上，他们一共收了五十四块二，除掉成本，只赚了两块钱。

数钱的时候，王贞秀还怀着期待，现在她没什么好期待的了。她说老孙，一罐炸酱得十二块，两罐二十四块，要是我今天只用出去半罐，可余下十八块，加这两块，就是二十块，结果被你败的只有两块！说着说着，王贞秀的泪就下来了，你家里发财呀，你富得流油啊，要不然，哪舍得随便糟蹋呢。

孙永安勾着头扫地，头一勾下去，他稀疏的头发也耷拉下去了。他年轻时候头发很茂密，而今只有后脑和周边才有头发，因此留得很长，让它们倒披过来，遮住光光的头皮。他理解妻子此刻的心情，跟自己这么多年，她一直在穷困的泥淖里打滚，她是穷怕了。要不是穷怕了，她前几年也不会去一家私人屠宰场帮工。那是男人也畏惧的活！那些肥猪跟小牛犊似的，王贞秀的任务就是配合师傅将待宰的肥猪掀翻在宽大的木凳上。师傅系着黑塑料围裙，油腻腻的怀里搂着猪头，王贞秀则一手压住猪的屁股，一手压住猪的肋骨，师傅将刀子捅进去，停顿片刻再往外抽，愤怒的猪血追着师傅的手咬。直待猪血流尽，猪脖子上的刀口只冒泡泡的时候，王贞秀才敢松手。手一松，她就像自己被放了血，累得嘴起白沫，一屁股坐在满是猪粪的地上，头上的汗水把眼睛也蒙住了。再卑贱的生物在被推向死亡的时候也知道反抗，肥猪反抗起来真有牛犊的力气，只要师傅执上了刀，猪就更是不停，王贞秀就要挨骂。师傅最喜欢骂她的话是“蠢婆娘”。其实她一点不蠢，她是一个宽身胚的能干女人。想当初在农村的时候，哪样庄稼都能被她侍弄得青是青黄是黄，可自从丢了田地跟丈夫到镇上过日子，她就无所适从了。她干过不少事情，可镇上不认可她的能干，做每件事都挣不了钱。她是无计可施才去那家私人屠宰场打下手的，结果挨了一个月骂，受了一个月累，师傅就不要她了，你不行，师傅说，一个女人家来干这活，我看着心酸。师傅没给她工钱，只给了她一根猪大肠……

哭了一阵，王贞秀就开始拨电话，孙永安知道她一定是给儿子打。他忙说，他们学校是坐班的，即使没上课，平儿也去了办公室，你打啥嘛，让别人听到多不好嘛。可王贞秀已经拨通了，粗着嗓子把早上卖面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了。孙平在那边笑，笑得特别开心，连三米外的孙永安也听得明明白白。王贞秀朝儿子发脾气，说你这没天良的，妈吃了亏，你还笑！孙平让爸爸接电话。孙永安抓过听筒，儿子就不笑了，冷冰冰地说，爸，我看你不要教书算了，你最合适的职业是当慈善家，可惜慈善家都有万贯家财，你却是个穷光蛋。啪！电话断了。

孙永安很恼火，他将扫把往地上一扔说，老子偏要当慈善家！王贞秀心想，你想当慈善家，倒把我害苦了，昨天剁肉丁做炸酱的时候，差点把手指剁断了。但她看到丈夫气得脸膛发紫的模样，便装出想通了的口气说，算了算了，好坏也赚了两块钱，要是不做这生意，两块钱哪里去找？吃饭吧，再不吃就没法吃了。面已成糊糊，王贞秀盛了两大碗，递一碗到孙永安手里。吃这种面不需要筷子，只管喝就是了。孙永安喝了两口没滋没味的凉糊糊，心里就越发不平衡了。他刚才发火并不是生气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卖一顿面只赚两块钱，实在是太少了，人家说开饮食店的人都是对半赚的，而他只赚了不到四个百分点，这太说不过去了。最让他不平衡的是那些把炸酱当汤舀的学生，特别是那个马涛，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，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孙永安私下给过他好几次钱，每次接过钱，他都垂头咧嘴地流泪，可见那泪水是白流了……

闷声闷气地喝下两碗面糊糊，孙永安又同妻子一起收拾了一下屋子，就准备上课去。正要出门，电话响了，是儿子打来的。孙平说，爸，刚才把你们卖面的事给我同事讲了，他们都在笑你，说你在乡杓没见过世面。市里的这些老师，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，做生意都做成精了！有些事情电话上不好说，以后回来再告诉你，反正你记住一条，生意的本质就是获取利润，本质都没抓住，你就不要做生意，连想也不要往那方面想。孙永安说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我不是给普通人做生意，是给学生做生意。孙平“嗤”了一声，

说，只要是做生意，就算你的客人是我——你的儿子，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，该怎么赚就怎么赚！爸你在镇上当教师当得太久了，都成迂老夫子了。停顿了一下，孙平又说，你们学校那些教师同样在乡乡见，可就不像你，他们是怎样宰学生的，未必你不知道？你就该向他们学习学习！

过了些日子，孙永安家卖饭就不再那么忙乱了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了。这得力于孙永安的积极参与。第一次卖早餐的时候，学生从教学楼跑光了，他却胆胆怯怯的不敢回去，现在他不怕了，课一上完，他立即回家，如果上午或者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他的，铃声一响，他马上宣布放学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想给学生多讲几分钟。学生对拖堂是很反感的，他们在教室被关厌了，早就想飞奔到自由天地里去，但以前孙永安总觉得自己有那么多重要的话要告诉学生，少说一句就是一句的损失。现在他想通了，你们反感，我还没时间呢。

他不仅帮妻子收钱，还亲自拿起了勺子。他跟王贞秀的分工是，他卖米饭，王贞秀卖菜。这是王贞秀安排的。她知道丈夫心软，她怕丈夫一不小心就把菜不当数。尽管眼下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，米价越来越贵，但跟菜比起来，到底便宜得多。

孙永安也知道自己心软，因此他努力克制自己的善心。儿子说得好，生意的本质就是获取利润，七间中学开食堂的教职工，谁不懂这个道理？那些在新街上买了房的，不仅把货物和食品卖给赶集的村民，也照样卖给学生，来了个什么新产品，做了个什么新花样儿，还到班上占据上课时间做宣传。——而且听平儿说，连市里的老师也在想方设法掏学生的腰包呢！

别看只是卖饭，那可是一项专门的技术。为了用好这门技术，孙永安去好几家食堂观摩过。煮熟的米饭装在一只大竹蒸笼里，打饭的时候，孙永安两只手各执一只大饭勺（一只勺装满是半斤，至于二两三两，那就全凭估计了），右手的任务一是帮助左手把饭勺进勺里去，二是掌握分寸，比如学生要的是半斤，右勺就要轻巧而迅